

主题书坊

抵达和记录本身就是意义

——那些记者笔下的行走和远方

在旅行写作中，除了专职作家，记者也是重要的一个群体，如英国的简·莫里斯，再如近年来中国的刘子超。记者不仅是记录者，还是行走者。他们拥有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感知力，身份的便利让他们得以快速切进不同的国度和多元的文化中，将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诉诸笔端。

《尼罗河开始流淌》《边界的诱惑》《断裂与新生》这三部游记性质的作品，分别讲述了非洲、前南斯拉夫、印度三个不同地区的风物与人情、历史与当下。三本书的作者都是记者，因缘际会下踏进这些国家的现场，近距离考察不同的风情与文化，并以历史审视现实，用现实碰撞思想，留下了一篇篇兼具感性温度和理性思考的文章。

土地不朽，向往明天

2018年4月，吕强以《人民日报》非洲中心分社记者的身份，前往这片陌生的大陆。在非洲的1123个日夜里，他带着好奇的目光、热情的姿态和探索的精神，前后踏上了30个国家的土地，亲身感受每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并在景观与风物的表象下，描述了这个掺杂着野蛮与文明的高原大陆，挖掘这片土地上的厚重历史与多元文化。

在这场三年多的行走中，吕强将自己定义为旅者、拍者和记者。读他的文章，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足迹的扩散，更是思想的漫游。《尼罗河开始流淌》向我们展示了非洲真实而复杂的样貌，呈现了一个融合古老与现代、贫瘠与丰饶、痛苦与荣耀的多彩大陆。正如作者所说，非洲不该只被当成“野生动物园”和“落后博物馆”，也不应该被固定在蛮荒、贫穷、苦难的刻板印象里，它也可以无愧悠远文明，也可以拥抱美好明天，而他的这些文字让我们看见非洲的多元性，得以一瞥这块大陆的风物与人文、苦难与希望交织下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这本书的宝贵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带着文化中心论的视角，而是以平等的姿态看待非洲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与当地人和当地文明真诚地对话。比如，他讲述了卢旺达对种族灾难的反思，每家每户都会为1994年大屠杀中的遇难者点亮一盏灯，黑夜中犹如满天的繁星，汇聚成一条璀璨夺目的“人性的银河”；比如塞内加尔的非洲复兴纪念碑，寄托着非洲追求文明、进步和繁荣的美好梦想；再比如南非运用传统的乌班图精神促进“真相与和解”，完成不同种族之间的包容与和谐。

吕强同时也提醒读者，是时候摒弃自以为被文明娇惯过的孤傲，好好和那些新文明面貌深切交谈，这片暗涌着欲望与放纵的土地，不仅拥有着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和裂谷、最大的沙漠和盆地，还有太多未被发掘的认知和情感等待着我们去了解。正如作者所说：“挣脱苦难、寻求希望、拥抱生活，这片土地上的向往，和土地一样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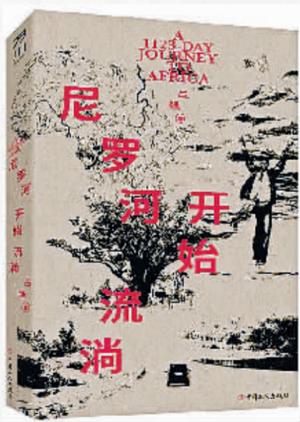
爱与理解，为谁所隔？

年初读了来自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裔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多谢不阅》和《疼痛部》，她的作品融入了流亡叙事、身份认同、战争政治等议题，但由于我对前南斯拉夫和巴尔干半岛欠缺了解，对其中的表达总有“隔靴搔痒”的感受。此时，这本《边界的诱惑》走入我的视野，落地了我对前南斯拉夫的印象，也补全了我对前南斯拉夫的认知。

除了青年作家这个身份，作者柏林琳曾是一名主流媒体资深记者，对巴尔干地区很感兴趣，也颇有研究。正如副标题“寻找南斯拉夫”所示，作者的行走最终还是为了寻找那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南斯拉夫，曾经的“世界主义的乌托邦试验场”。至于为什么要只身前往南地区，除了缘于作者深刻的童年记忆，如观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部电影，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也源于曾经身为记者时对彼得·汉德克的深度访谈，让她产生了对这个世界的疑问，而这个疑问集中地指向南地区——“爱与理解，如何被人为的边界所隔？”同时以“行走”代替“钻研文献”的方式，也是因为她想要身体力行彼得·汉德克的主张——“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

作者游历了前南斯拉夫的主要城市，如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卢布尔雅那、萨格勒布等，挖掘出一座雕塑、一栋建筑、一条河流，直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隐藏的厚重历史。更重要的是，作者还与当地人进行了有效交流，既有大学教授、作家、出版人士等知识分子，也有理发师、退休老兵、出租车司机等不同群体，从多个角度了解他们对前南斯拉夫的态度，不断丰富自己对巴尔干半岛的认知。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所具有的学术



性和思辨性使其注定不是一部轻松愉快的游记，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书是“把前南斯拉夫作为凝视对象，以非虚构写作作为通道，对实质上是诸多观念的难题进行的一系列思考”。也即，在美丽的风物之外，作者还在观察、理解、感受、回忆和质问：表面上，是什么导致了南斯拉夫的崩解；本质上，则是为什么不同的族群之间会筑起高墙，生长出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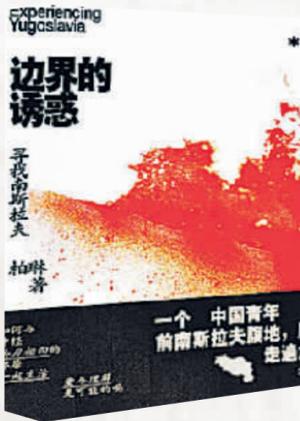
作者还说道，“在局外人和当事人之间，在外部进入者和主体经历者的角色之间，一定站立着一个边界上的人”。她正是这样一个站立在边界上的人，以外来者的身份闯入了巴尔干的迷思，在频繁穿越地理边界和历史边界的过程中，既融入其中又抽身其外，试图给出自己的解释。本书无疑也是一次打破边界的尝试，通过身体在场和思想在地，试图恢复人与人之间真实联结，重建过去、当下和未来之间的脉络。

一面镜子，一把标尺

在互联网文化中，印度被打上了各种标签，如频发的火车事故、奇葩的阅兵姿势、脏乱差的生活环境，甚至让人怵目的恶性暴力事件。这些标签强调了印度的某些面向，进而给国人造成了牢固的刻板印象，遮蔽了我们对印度的真实认知。从另一方面来讲，印度民众对中国也存在很多偏见。两国一衣带水，彼此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017年9月至2021年1月期间，新华社记者张兴军担任该社孟买分社首席记者，零距离接触了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政治选举到经济发展，从民众生活到民间风俗，写下了多篇文章，形成了《断裂与新生》。这本书以孟买为中心，讲述了一位中国记者笔下的印度日常，是对印度的一次“祛魅”，呈现了一个全面的、鲜活的、真实的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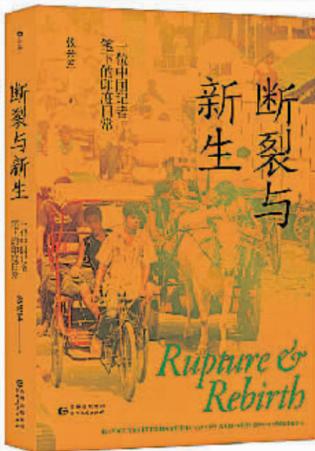
从内容来看，本书主要分为五大部分，各自描述了印度社会的某个领域，将印度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样貌呈现了出来。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新华社记者，作者并未在宏大叙事上多着笔墨，而是贴近印度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与外卖员、



汽车司机、街头小贩等不同的群体打交道，去观察他们的柴米油盐和喜怒哀乐，以小见大、由表及里，呈现了一幅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印度风情画。

中国与印度，同为两个世界性大国和区域性强国，在众多领域既是合作对象，也是竞争对手。每当发生摩擦之时，两国对彼此的刻板印象，更是加剧了敌对情绪。因此作者将这些文章集结出版，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内民众多带有“猎奇、调侃”的心态看待这个邻居，对其认识不够真实和客观；二是不同于西方人的著作，这些文章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印度，“更能符合想了解印度的中国人的需求”。

我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在国情、社情、民情上更为接近。某种程度上，印度也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投射着我们的过去，也映照着我们的当下，正如作者所说，国人如何认识印度，意味着我们如何用自己的眼光认识他人，认识世界。“像是一面镜子，又像是一把标尺，能否用一种成熟的心态、客观的眼光看待这个邻居，也是国人能否成熟、客观地认识世界并正确看待自身崛起的映射。”



与前两本书相比，本书的游记性稍弱，新闻报道的属性更浓一些，广有余，厚度不够，但不管如何，它为我们认识印度、理解印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在奇葩之外的正常、魔幻之外的现实。

从非洲高原到巴尔干半岛，再到南亚次大陆，三位记者展开了一场身体和灵魂同时上路的风雨自我革命。减却额外的包袱，将行走这一体验“形而上”，也就更能窥见行走的奥义。吕强在他书中的一句话也可以作为这三本书最好的注脚——“抵达和记录本身就是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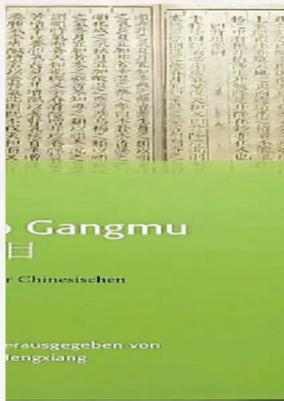
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今中外，多少思想都在行走中诞生：孔子周游列国，李白遍行南北，徐霞客跋涉万里；人生如旷野，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哲人王也莫不偏爱散步与漫游。卢梭在《忏悔录》中曾说过，“独自徒步旅行的那段时期，我感到从未如此完整地存在过，从未如此彻底地生活过，从未如此淋漓尽致地做我自己，如果我能够这样表达的话。”是的，行走就有这种魔力，它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具有重要的疗愈作用，可以由内而外地改变一个人，形塑一个人。除了内在的升华，行走还有助于我们看见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去更好地理解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感受外部世界或微小或浩瀚的脉动。

这三本书也可以视为三位记者各具气质的私人写作，融入了他们对世界不同区域的社会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他者与自我等问题的思考。在这些真诚的记录里，“世界”在远去，“参与”在消失，难能可贵的是，那些细致入微的体察不会停止，那些温和有力的文本也没有缺失。

付杰

·新书速递

《本草纲目》第一卷完整德译本首次出版



《本草纲目》第一卷完整德译本日前在德国出版发售。该译本的出版将有助德语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医药学基础理论，推动中德文化交流。

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是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影响最大的中医药古籍之一，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

《本草纲目》第一卷完整德译本由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系统医学专业出版社”出版。该译本责任编辑特蕾莎·菲舍尔表示，《本草纲目》第一卷内容侧重于中药治疗和药理学基本理论，为理解中医药这一复杂知识领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李时珍严谨的工作方法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高超医学水平。

该译本译者、日耳曼学领域中国学者周恒祥说，该译本还以附录方式对《本草纲目》第一卷中提及的所有其他中医药典籍和相关人物进行了集中介绍。该译本不仅有德语纸质版、电子版，还有中德双语电子版，便于读者对照原文和译文。

邵思聪 袁亨瑞

轰动海内外的中国漫画时隔两年再次起航——

《镖人12》归来笔触更精湛



轰动海内外的中国漫画《镖人》时隔两年再次起航，作者许先哲携新书《镖人12》日前与读者分享新书创作的故事。

许先哲讲述自己在创作《镖人12》时，对那些在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有了更深入思考。“所有故事都是关于人物的故事，当我去深挖时，能看到一个个角色的灵魂本色。”最终，这些思考化作许先哲笔下对人物心理状态和灵魂层面的深刻刻画。在《镖人12》中，他剖析了历史上没有记载名字的小人物们，展现他们在时代下是如何挣扎、如何生存、如何寻找自己的道路。

除了对角色刻画的升级，《镖人12》的画风也明显升级。翻开《镖人12》，最大的感受是笔触愈加精湛，分镜惊艳——大场景分镜张力十足、令人震撼，小分镜细节拉满，观感极佳。对此，许先哲表示，自己特地调整了创作节奏，《镖人12》是先做完了整本书的所有分镜，再开始一回一回地去画，力求每页都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路艳霞

·新作推介

《南山有台》：找寻生命与精神的栖息地

《南山有台》收录青年作家顾山近10年创作的17篇中短篇小说，内容以作者的童年经历、成长故事以及陕南的人情世相、风物民俗为主，风格总体偏于散文诗化小说类型，或幽默俏皮，或凄婉动人，或浪漫热烈，显出了作者不俗的才华与情思。这既与作者生长于“秦头楚尾”的秦岭南麓，得清秀灵动山水自然之涵养、南北交融人文风俗之感化有关，又与废名、沈从文等现代作家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有关。

通常意义上，现代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叙事功能上有着较明显区别，前者大多重叙事，而后者却灵活多样，除叙事外可偏于营造诗意，可重在生发哲思，可倾向寓言说理，亦可谈天打趣。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作家的诸多作品即属于后者。《南山有台》也大抵如此。其中《巷道老爷》《下屋婆》《花姐》《小路哥》等篇，以儿童视角，描述童年砍柴、采药、放牧、戏水、打猪草等烂漫、静好时光，长辈的爱护与打趣，同伴的天真与顽皮，在作者笔下都充满了意趣。作品中，作者也非常注重对山水自然的诗意描绘，对朦胧情愫的氤氲点染，对意趣哲理的巧妙阐发。如《哑妹》一篇中，作者对山洞、瀑布、飞鸟潭鱼、牛羊下括等场景的悉心描摹，对顺子和英子少男少女间朦胧情愫的娓娓叙述，让人产生浓郁的情感共鸣和深层的审美愉悦。

作者不但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笔触，活灵活现地刻画了蔑匠、木匠、石匠、铜匠、瓦匠、泥水匠、杀猪匠等手工艺者和世代以种田为业、

打柴为生的淳朴山民，还生动描绘了当地的人伦、风俗和民间传说，营造了一个悠远、奇特、迷人的艺术世界，具有较为突出的民族和地域色彩。《巷道老爷》写到当地采用洋姜、苞谷、红薯、柿子等酿酒的习俗，中篇《南山有台》穿插铁拐李、娘娘庙、霸王和杨八姐等凄婉动人的传说，《哑妹》写了纺织工斗蟒为除害的故事。凡此种种，并非作为人物命运或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与当地的自然、文化、民情水乳交融，构成了作品本身的血肉。

小说集中，作者始终关注的是那些小人物，尤其是女性的人生遭际和曲折命运，并为之生发深沉的悲悯和叹惋。秦岭深处的村落，被天然屏障所阻隔，这里的山民即便有着不少自由与自足，但世世代代饱受灾荒、疾病、贫穷的苦难折磨，“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的隐忧无时无刻不在，而现代文明抵达的步伐总是艰难而迟缓。虽然作者的笔触多是诗意而灵动的，但他并没有塑造一个类似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边城。《杀猪匠》中孤山铺的杀猪匠潘有清，在两任妻子和多个孩子相继死去后，相信了“人杀猪，猪煞人”的诅咒，为避灾祸再次降临，他埋藏了刀具，决心彻底放弃这个行当。可当他再娶贤惠的哑巴媳妇淑英，眼看生活和命运转折向好时，又遭到了哥嫂弟妹的算计，木讷的潘有清只好重操旧业，而那些理应淳朴的“亲属”，却因贫穷和守旧变得愈发凶恶。“孤山铺”并非桃花源，本分、憨厚如有清者，最终只能梦想逃离。类似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在《运生》《姥盗》《瞎婆》《服毒世家》等篇目中都有呈现，作者的笔触总是游走在善与恶之间，揭示、鞭挞了困厄之中人性的软弱与阴暗，歌颂、追寻着善与爱的道德理想。

《南山有台》无疑是顾山将自己的生命与灵魂以文学的方式向世人的敞开，但营造诗意意蕴、描摹陕南风物、扬弃人性善恶和记述乡民“小人物”的生活及其命运，并非其找寻生命与精神栖息的全部。通过中篇小说《南山有台》，还可以看到顾山力图以家族兴衰史、社会进化史和政策变迁史，表现现代观念和物质生活在传统乡村“传、顿挫、流布到全面化行”的历史过程，以及其探寻现代文明与传统人文伦理、生态观念之间融合、化生方式的努力，而这种谋求“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西方与东方”对话融通的尝试，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昭示出顾山在文学上的野心和后路。

李斌

